

2.45
3

午梦影

〔苏〕

彼得·普罗库林 著
毛 明 智 译

ПОЛУБЕННЫЕ
СНЫ

ПОЛУБЕННІЕ

СНІВІ

正午梦影

1

城郊。在荒凉的老式花园环绕的别墅里，似乎发生了什么变故。小狗季莫什卡最先察觉了这初发的事变，但见它那湿润的黑鼻头用力地闻嗅着，全神贯注而怏怏不乐的双眼里露出了警觉的神色。季莫什卡总是四处巡视。每日晨夕，它都要探视每一个房间和每一个隐蔽的角落，以便查明是否一切都平安。发觉房门没上锁，它就习惯地用爪子或鼻子推开房门。而今天发生的事端却不同寻常，害得小狗惴惴不安。故此，一推开往常为城里来人准备的客房房门，它竟悄然怯步。它为自己的疏忽感到愧疚。家里发生了此等大事，它却一无所知。都怪它巡视了各处，就偷偷地爬到达莎屋里松软舒服的沙发上，睡了个通宵，以致把什么事都忘诸脑后了。既然如此，它只好硬着头皮负

罪般地挤进门去。在宽大木床上，睡着昨夜投宿而使它受窘的女客——主人的姑妈谢苗诺芙娜。它走近床前，亲切地摇着尾巴，蹲坐下来，注视着房客那张皱纹舒展的清瘦的睡脸，耐着性子等她醒来。季莫什卡和谢苗诺芙娜很熟，对她自然有一番好感，虽然这种感情难以和它对瓦夏或塔季娅娜·罗曼诺芙娜、小达莎以及她哥哥奥列格的眷恋相提并论。奥列格的眸子黑黑的，自尊心强，处事公正，即使和季莫什卡踢球玩，他也尽力照规则办事。季莫什卡知道，谢苗诺芙娜的光临总要引起阵阵风波，瓦夏夫妇一走很久不再照面，空守在家的只有谢苗诺芙娜、达莎和奥列格。时或连兄妹俩也不知去向，它只好和女客一起消磨整个夏天。现在小狗极想验证一下主人夫妇是否在家，但它还是盯住谢苗诺芙娜，恭候她起床，好看个究竟。它挪开后腿，探出头去，把大凡纯种狮子狗都引以为自豪的丝光黝黝的软耳朵耷拉在地，匍卧下来。它不时地微微扬起头来，端详着女客的脸，随后又忍着性子呆着不动。时机终于到了，它蓦地跃起，身子象绷紧的弹簧，连连晃着尾巴。它居然没觉出自己究竟怎么抓住了这一时机。谢苗诺芙娜果真微微睁开惺忪的睡眼，季莫什卡

迎上前去，吐出玫瑰色的舌尖，露出一副殷勤的笑容。谢苗诺芙娜见状，高兴得睁圆了双眼。

“季莫什卡！”她喜孜孜地说，“我的好伙伴，你还没忘记老朋友！”

狗儿随即用前爪搭住床沿，把沁着凉意的鼻头拱进她的手里。它闻到了往日曾使它舒心自在地饱享口福的那种气息，于是含含糊糊地哼唧着。谢苗诺芙娜信手从枕头底下摸出一粒糖，扒去封纸，警惕地瞥了瞥房门（主人是不允许给狗吃甜食的），做出不慎失手状，把糖块丢在地上。季莫什卡迟疑片刻，略显惊愕地看了她一眼，落落大方而又小心翼翼地叼起糖块便钻到床下，从那里传出咬碎糖块的咯巴咯巴声和津津有味的巴哒声。

“吃吧，吃吧，季莫什卡，”谢苗诺芙娜一边怂恿着，一边大声打着呵欠，以表明她因昨夜一路风尘，现在还没睡足。“为什么讨人喜欢的小狗不能吃点甜食呢？何况它又满心愿意吃！如今的聪明人真是少见多怪！”她挑战般地望了望房门，话中所指昭然若揭。“他们吃糖想吃就吃，一块接着一块，可人家就不行，真是岂有此理！瓦夏本人（听到亲爱的主人的名字，狗儿从床底下探出头来，疑惑地晃着长耳朵，

现出一副留神的模样)一睁开眼,就得咖啡到手,可人家连尝尝甜的都不行。哦,他起床了,拖着鞋走过了。吃吧,季莫什卡!我真懒得起床啊!”她突然伤心起来,似乎寻求小狗的庇护,如今替她说话的人是太少了。“好心人有什么用?光景不同了……如今嗓门高、长獠牙的人,那才得势呢!人家可以嗤地一声咬穿你的喉咙。世事如此啊,季莫什卡……象我们瓦夏这样的好人,什么东西都不会轻易轮到他的名下……他心疼人,心眼又好。”

季莫什卡聚精会神地听完谢苗诺芙娜的长篇大论,表示完全赞同。它把嘴巴周遭舔了舔,期待着新的赐给,又向房门转过头去,怀有戒心地怔住了。

“吃了就吃了,犯不上后悔呀!”她说,“你不说我不讲,外人也就不知道。没人晓得就等于压根儿没这码事。生活中密谋做扣的事多着呢,季莫什卡。”

季莫什卡疑虑顿消,迅速地渍了渍嘴巴,感到心满意足。谢苗诺芙娜的到来所引起的不安情绪已经烟消云散,此刻它又可以去做早晨例行的巡务了。它原本想走近达莎房门,可突然又改变了主意——谢苗诺芙娜不意驾到这

件事，又使它隐约感到一阵莫名其妙的担心。它转身嗅了嗅，立刻意识到人家又抢了先。瓦夏已经起床去了花园。季莫什卡急忙钻进玻璃镶壁的长露台。周围的老花楸树，枝叶斑烂、婆娑摇曳，把阴影撒满了露台。一只白蝴蝶起劲地撞着玻璃，沙沙有声地呻吟着。季莫什卡收住脚步，扬起右前爪，机灵地监视着它的一举一动。蝴蝶在高处扑腾着，尽管这属有违家规的明显的不轨行为，但季莫什卡不理不问，径自走进花园，鼓动着湿乎乎的鼻孔判断着瓦夏的去向。一股在这世上独一无二的气味，向湖上飘逸而去，当即给它指明了方向。但见瓦夏正在花园深处湖边的圆椅上坐着。这大可放心，不过得首先查明究竟出了什么新鲜事，有没有发生意想不到的麻烦事，而需要它立即出面干预。小狗旋即发现邻家的猫光顾了它在门廊里的食盆。这只猫是个胆小如鼠的无耻之徒。季莫什卡和它之间早就展开了一场神经战，迄今战事仍连绵不断，其实又何止神经战呢！狗儿轻轻地用鼻子嗅着，懊恼地掀动着上唇，想狺吠几声，但终于还是忍住了。昨夜老刺猬米什卡也到过门廊。季莫什卡的这位老相识，家住湖对岸野生马林果丛里。那里荆棘丛生，有一次

季莫什卡被刺得好不难受，从此不想再涉足这个角落，并且学会了如何躲开水鼠恰帕偏爱的那块荒凉僻地。恰帕也是季莫什卡的宿敌，害得狗儿不得不时刻提防。谢苗诺芙娜没有给恰帕起个雅号，而管它叫水鼠。这使恰帕极为难过，因为它以血统高贵的名副其实的贵族自诩，在遥远的异乡海外，都有它的本家亲戚。可是，事实难讳：起上一个恼人的浑号毫不费力，然而要换掉它就难上加难了。连奥列格这个正义的卫士，起初表示反对，到头来也认可了。然而，恰帕何曾想到，一家人围绕着它进行了多么激烈的争论！它自顾悠闲地生活着，在干净、静谧、安全的湖岸安了家。

朝阳初露，周围的一切依然沐浴在浓重而清凉的晨露里，湖面上凝聚着潮湿的雾霭，但万物已经发散着各自的气味。从三面直逼别墅的洋槐花味刺鼻，令人不爽。

寄居在屋檐下的麻雀飞了过来，大模大样地在花楸树上落了脚。季莫什卡对这些吵闹不休的房客置之不理，它们却一个劲地、无聊地吱吱喳喳，季莫什卡把它们看作是无法避开的灾星。总之，在季莫什卡的辖区内，事事如旧，没有什么需要它出面过问。它拱起鼻头专

心地嗅着，同时一刻也没有忘记向瓦夏问候，这是它的第一需要。它从门廊上欢快地跑下来，为了抵御邻家的猫和刺猬米什卡这两个夜客留下的污臭气，它象个主人似的，在房角处习惯地举起爪子。在这里，洋槐的花味十分难闻，令人窒息，季莫什卡受罪般地呲着牙齿。为了径直跑向主人，它想直穿沾满晨露而显得沉甸甸的玫瑰色的石竹花丛。但是它猛然记起，正是因为这些花儿，它不知挨了女主人多少次训斥。它绕过露台，踩着瓦夏刚留下的脚印，扇动两耳，轻快地抄着近路，沿石子小径向湖边奔去。它在圆椅前收住脚步，仿佛被钉在地上似的伫立不动。瓦夏身穿睡衣，翘着双腿，失神地凝望着从对岸雾幕中显露出来的小白桦粉红色的树干。季莫什卡跃到椅上，坐在瓦夏身旁，紧紧依偎着主人那温热的腰际。瓦夏立刻把干燥而发烫的手放到狗儿头上。夏日里的每个早晨，他们都这样地相聚在一块，或许，这乃是季莫什卡生活中最幸福的时光。它在瓦夏无所不能的双手的爱抚下，油然沉入了往昔那甜蜜的梦乡。它眼里模糊地掠过一幕又一幕的生活图景。瓦夏的心境左右着季莫什卡。它可以和奥列格兄妹一起玩耍，在湖里嬉水，或者

把滚跑了的网球给他们叼回来，但瓦夏的情绪依然在它身上发生作用，而且往往得到意想不到的发展和结果。

季莫什卡把头抵到瓦夏的肩上，就合上了眼睛。瓦夏搔着小狗的耳朵默默无语。在惬意和恍惚之中，季莫什卡顿觉某种异常之感，这是从瓦夏身上传过来的莫名其妙的恐惧感。季莫什卡猜度其中必有缘故。它睁开双眼，探起身子，煞有介事地舔着瓦夏那坚毅的下颏。倘在往日，这种柔情会酿成一场快活的闹剧，而此刻主人却闭口不言，无动于衷。只见他微闭双目，眼里涌出了泪花。主人的自恃使季莫什卡大为扫兴。它赌气地跳下圆椅，一屁股坐到搭在湖边的狭窄栈桥上。它低头俯视着暗影满布、活动不息的深色湖水。湖水和水下的奥秘总是使它如醉如痴，一家人都了解它在桥上久久窥望湖水的癖性，并对此予以赞赏。人们还发现季莫什卡登上栈桥静观湖水，往往是在它生气和失意的时候。虽说湖水向来不是静止不动的，但对它却总是产生排忧解难之效。一只大青蛙最先跳入了季莫什卡的眼帘，它从湖底漂起，透过睡莲那硕大的浮叶，露出鼓突的眼珠和一副惊恐的面孔。青蛙散发出水藻和淤水

的腐气，它来自清冷的、与人无缘的另一个世界，每每使季莫什卡感到败兴。即便在湖岸上相遇，季莫什卡对它也总是兴味索然。季莫什卡鄙夷地皱起眉头，宁可绕道而行，免得踩上它。

季莫什卡盯住青蛙不放，同时还留意着整个湖区的动静，因为一种不祥的预感在折磨着它。它的担心是有道理的，那只令人讨厌之极的水鼠恰帕，随时都可能破洞而出。如果说，刺猬米什卡即使在远处露头，那刺鼻的气味也会暴露它的话，恰帕则不然，它象个幽灵，神出鬼没，出其不意。季莫什卡对它的这种习性尤为反感。它固然知道恰帕多在夜间出动，不过白昼里它也偶而抛头露面。季莫什卡对此恨之人骨。有一次，在盛怒之下，它竟想钻进洞去，逮住这个狡猾的家伙。

太阳高悬。湖面上的残雾袅袅升腾、消散。此刻，环抱湖岸的桦树、小橡树清晰地倒映水中，树尖直指碧空中浮动着一片孤云——浮云的倒影遮住了凉意依稀的湖心。季莫什卡怡然陶醉，望着水天相连的绮丽景色，目不转睛。在水天交溶而造成的错视觉的诱惑下，鱼儿又游近栈桥，湖底上闪过它们游移不

定的身影。季莫什卡还在着迷地欣赏着清澈湖水中的鱼影，骤然间，象有什么从水下搅动了湖面。季莫什卡急忙转过头来，瞧见瓦夏把手摊在椅背上，依旧坐着不动，木然无神的双颊上挂着泪水。季莫什卡三步并作两步跑到圆椅跟前，立起后腿，把前爪搭到瓦夏胸前，朝他脸上吁着热气。他们的目光相遇了，瓦夏一怔，从沉思中醒来。

“季莫什卡，季莫什卡，”他说，那呆滞的神色开始退去。“瞧你，我的狗儿，想干什么？你看啊瞅啊，哎，你这位毛茸茸的哲学家！”他忽地抓住沉重有力的狗爪，拉着凑近自己的脸庞。“我早就看出你什么事都知道，只是不会言语……确实如此。季莫什卡，人家超过了我，把我甩得远远的……就连你这明察秋毫的精灵也想不出一个好主意来。谁也不知道……我只有三十七岁，我和你季莫什卡正处精壮年华……你说不可怕吗？生活向来如此，你无能，挺不住，就只好垮下去……”

瓦夏突然躬下身子，推开了爱犬。季莫什卡俯下身来，前爪用力地扑打着地面，一边猜吠，一边起劲地摇着耳朵，兴致勃勃地蹦来跳去。瓦夏脸上涌上一丝淡然的笑意。季莫什卡

咬住他的裤脚，揪来扯去。

“我懂你的心思，我们该洗澡了。”瓦夏说，“让我们一块游一游，是吗？没说的，季莫什卡，你的想法正合我的心意！”

瓦夏一边说着，一边对自身感觉产生了疑惑：太阳穴、脑门和后脑勺部位的剧疼害得他一宿不得安宁，在凝思冥想的几分钟里，直到狗儿叼住他的裤脚，痛楚依旧不减。现在痛感顿消，尽管身子还很虚弱，但不再觉得头疼得厉害，脑子也不再昏昏沉沉。瓦夏将信将疑地晃晃头，果然一点不疼了。他兴冲冲地使个眼色，威吓地大吼一声，向小狗猛扑过去，企图捉住它的前爪。没想到季莫什卡早有防备，正当瓦夏扑来的一刹那，它倏地一闪躲向一旁，仿佛有一种外力把它从主人手下猛地推开。这时它已经两耳贴地，在离瓦夏五米远的一棵老苹果树下藏了起来，但见不及核桃大小的青绿苹果缀满枝头。瓦夏故意做出不理小狗的模样，动手剥起病树的树皮来。他伺机重又向季莫什卡扑去。可是它一直警惕着，瓦夏又扑了一空。这时他感到有点头晕，便坐到了花楸树下。季莫什卡即刻向瓦夏跳去，闪动着狡黠的黑眸子，忠贞不二地仰望着他，含情脉脉地舔

着他那汗渍渍的手。他爱抚地揉搓着狗背，只觉得一缕健康肌体的均匀热气正从季莫什卡身上逸散出来。瓦夏这时只盼着头疼病一经消退，入夜后不再复发，使他得以一如往日和季莫什卡在园中你追我逐，在草丛中躺一躺。瓦夏猝然把季莫什卡翻仰在地，不让它站立起来。他动手抚摩它那肌肉发达、强健有力的腰身，随着浑厚、吓人的唔呶声，它的身躯在均匀地颤动，瓦夏从中觉着一种享受。

“嚇，你跑不掉啦。”瓦夏说，“你料不到吧？好啊，你蹬腿，蹬啊！啊哈！啊哈！”

瓦夏又一次弄倒季莫什卡，然后一跳而起，洋洋自得地欢呼着向湖边奔去，边跑边脱掉睡衣。季莫什卡在岸上稍候片刻，便闷声闷气地吠起来，吠声一声高过一声。一见瓦夏的头部露出水面，它就扑通一声跳进湖里，溅起一束水花。它划动前爪拚命地刨水，不自然地扬起三角形的狗脸，嘴巴紧闭，显出一本正经的神态，朝着主人游去。瓦夏朝季莫什卡泼溅水花，脸上露出了笑意。可是，狗儿依然忧心忡忡，因为它是一只天性善良、性情浮躁而又快活的动物。

清晨已经预示今天将是一个漫长的大热

天。在旭日的光照中，白桦树向着湖面倾泻着茵绿色的瀑布，乍一看，这葱翠的光流似乎凝滞不动，其实，其间蕴含着不停息的运动。这是漫无边际、不存在既定规则的、深不见底的梦幻世界。树叶掩映在这光带之中，宛如镶着绿宝石的富丽堂皇的宫顶。瓦夏还似乎感到，季莫什卡那嵌着一双媚眼的毛茸茸的头，仿佛从另一个极乐世界的某个地方向他游来。须知道，在现实生活中，象季莫什卡这种善良和忠诚的品性，已经荡然无存了。瓦夏翻过身仰卧着，把手垫在脑后，凝视苍穹和错落交织的绿色枝叶。炙热的阳光愈来愈灼人，穿过枝叶间隙投射下来。后脑勺一阵突发的剧痛直钻心窝，疼得瓦夏喘不过气来。他凭着意志的力量才勉强遏止住了恍惚的意识。霎时，好象有人姿意取闹刺了一下他的心窝，他感觉舒服了一些。何乐而不为呢，他对自己说道。他本人充其量也不过是一种莫名的力量游移不定的影子，是某种苦辣酸甜无所不包的可怕经验在瞬间里留下的映象。因此，假如最终的苦果和令人莫测的结局业已注定，自珍自重也是徒劳无益的。瓦夏直勾勾地望着美妙诱人的、嗡嗡作响的苍天，居然想到，人生一世，竟不知道只

有在生命极终的某处，才能开始真正有意义的充实的生活，这岂非咄咄怪事？唯独在这个时刻，一个人才能觉察自己，认识生活，感受到忧患和爱情。而在此刻以前所感受的一切，原来只是个人经历所留下的黯淡的印记而已。过去，瓦夏他自以为是在活着，其实，只是在做生命的游戏，充其量只有百分之一的真正的生命力。他爱过，苦恼过，斗争过，产生过使他为之搜肠刮肚、倒之一空的思想。对瓦夏说来，最大的快慰莫过于验证唯独他自己看得见的科学规律，莫过于在它们绝顶的荒谬中，在有如从混沌中汲取出来而被人认为是虚无飘缈的臆想中，在似乎与逻辑拂逆的对立中，摸索着开拓蹊径。对嗣后发生的诸多事情，瓦夏都不甚介意。有的人把一、两颗宝石捞到手，有的人突然碰上了整块的黄金矿床，然而，瓦夏对此无动于衷。说也奇怪，他的思想竟变成了别人的财产，那是一些更灵活善变、精于世故的人。

凭着自己的才干和地位，瓦夏有权享受许多优厚的待遇：奖金、钞票、第一流的医疗、在选举机构中的代表权。可是，在休养这段短暂的喘息时间里，他不想享用个人的劳动成

果；他本人几乎毫无奢求，更何况日常工作有张无弛，他已经心衰力竭；还有，渴望利禄的人，总是要比利禄多得多。

趁着瓦夏选定课题并埋头攻关的机会，那些利欲薰心的人横下了一条心，要去左右生活的全部进程，大至科学界，小到无足轻重的学术见解。在全部生活待遇中，轮到瓦夏头上的唯有这座杂草丛生、被森林和沟壑不断蚕食的花园，一潭湖水和一幢年久失修的破烂别墅。这种境况成之已久，而且似乎纯属偶然，在当时到处冒头的恶势力中，谁也没能料到瓦夏日后会无所作为，也不曾想到他天生就没有长出必不可少的犬齿——瓦夏的妻子、著名控制论专家罗曼·安得利安诺维奇·斯维亚杜欣的女儿塔季娅娜·罗曼诺芙娜和丈夫愠气时常常这么说。

也许，塔季娅娜·罗曼诺芙娜的想法是对的。她嫁给瓦夏算是交了厄运，她本来可以找到青梅竹马的称心伴侣。可又有什么办法呢？生活的旅程总是坎坷不平。倘若她有朝一日能象他现在这样认识人生的意义和使命的话，一切都会改观的。要知道，瓦夏过去也并不认为，生活的主要含义能够在晨泳中，在经夜不